

典”，实在不中用。何以呢？大凡一个人，生在什么时代，就应研究什么时代的文学，以应时势的要求，去改造社会的心理。我们既生在二十世纪时代，就当然要读二十世纪的书。因为世界上的真理和社会上的潮流，实在是一种“长足进步”的东西，我们在这世界里，必须向进化路上走。那么，就不得不去研究现代的文学，藉以发现宇宙的真理，为改良社会的准备。所以今人专读古书，是事倍功半了！况且人的知识和天地间的真理，都是不断地前进的，有许多古时认为合法的真理，到了现在，未必不生谬误，未必还能适于现代社会的情势。例如太古之时，人类只知茹毛饮血，穴居野处，到了后来，渐渐进化，生活也就日趋复杂了，所以有巢氏教人做房子住，黄帝教人做衣服穿，水陆的交通器具，也就有了舟车了。至今却又造出火车、轮船、洋房、飞机、潜艇……来代替他们了。再就文字上讲起来，也逃不了这个例子，由结绳进为象形文字再进为篆隶楷，草字由大草进为小草，现在又要改用注音字母了。这都是文字上进步的过程，曾略涉猎古书的人都晓得的，今年还有一位钱玄同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做了一篇减省汉字笔划的提议文章，登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里面，议论很透辟，将来一定会成功的。所以现今的人，应该努力读新书，求新知，以促进社会的进步，那才不辜负做一场人哩。我又记起一句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就是教人不要在进化路上开倒车呵！因此，我想今人读书，总要把眼光放远些，多读几本新书，多网罗些新知识，以改造社会为天职，那才算是学问，那才算得有本领，那才能叫作识时务的俊杰，那才能在现代学术界中占一个地位。从前说“读书不厌旧”，现在却变做“读书不厌新”了！

说到这里，我又发生了一种感想，就是为着敝县风气闭塞，内地读书的学生，实在可怜的！那些顽固先生，仍是满口焉哉乎也，天天讲些什么圣经贤传，束缚得一般学生半死半活，毫无生气。时代新思潮，总不肯虚心容受，如遇有不合他们胃口的东西，不问是非，就要破口大骂起来，不说离经叛道，便说攻乎异端，岂理也欤！我所说的这一篇话，如果被那班老顽固看到了，怕也要惹起他们的骂哩！但我自信是个今日的读书人，应该研究新文学，而且有必须提倡的义务，所以就诚实地说出来，和老师讨论讨论，至于他们的骂而不骂，我只有置之不问了。

老师在我们东州中学，教了很多年的书，益我籍的学子，实在不少，我很希望老师将今日新文学的价值，和应该研究的道理，时常和东州同学谈谈。现在的国文教师廖筠坡先生、叶少华诸先生，都是我们后学很崇拜的，希老师代达学生的意思，请他们快将新文学提倡起来。那末，我县的文化，一定会进步无穷了。所以就大胆地和老师谈谈，还请老师赐以严正的批评，那就是学生所盼祷的了。

学生刘俊民敬于9月4日

逸寰足下：

接着你的来信只看见信面子，心里就喜欢的了不得，等到拆开了读过来，更加愉快而且舒服了，你的学识和思想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承你不弃，引我做讨论新文学的朋友，我倒觉得很惭愧的，什么缘故？因为对于这些新事业，虽然喜欢去考究，但是往往随着兴趣的升降，以为进退，从来没有去做过有系统的研究工夫，所以对于你要求的什么批评，什么对东州同学讲新文学的价值和应该研究他的道理，我都觉得实在没有这种力量！虽然，我总应该向着进化路上努力，现在又得着你的帮助，前途一定是可以乐观了。

至于讲到那些老先生反对新文学的道理和新学家提倡文化革命的思想，据个人看来，都